

笠翁文集

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四



叙

域中三大權。曰天。曰王。曰史。福善禍淫。非天不公。黜幽陟明。非王不肅。知人論世。非史不傳。史者也。取古人之已事。而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古人往矣。心之渺忽。不可知。口不能言。且無其口。一聽後人之顛倒而莫之辯。甚且黃衣虞楚之流。鑿空別構其端。以立於正史之外。既無隻眼看破。古人處事之難。又無良心吹索前人之案。豈使噉名之客。若元之遺賂。而購張說之詞文。皇現形而囑涑水之筆。意良苦已。揭後斯所謂知史而心術正者。乃可與論斷。然則作史固難。

論史良不易也。李子笠翁博物洽聞。其於二十一史。靡不根盤節解。條八葉貫。間取其源流同異。而以意斷之。有翻案。有定案。不執已見。不依人牆字。不立非非之堂。不矜察察之照。而究歸於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余謂夫人勢燄歟。歟。過眼雲散。烏沒不足道。所不朽者名而已。然而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無人無之。及乎豐碑既仆。挨攬互生。門祚衰微。瘡痍互見。以此觀之名。亦安可保。所恃惟公論在天壤。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余小子賦命陋劣。無宋子京歐永叔祿相。不敢妄試於左盲遷辱。三十年來。每有論斷。輒焚。

棄之而獨折服於竺翁之論古。每遇一帙事掩卷思之。心量手追。十可得八九。謂非此心此理之同歟。論古如斷獄。斷獄失出入。朝廷有王法。論古失是非。彼蒼豈無天理。苟如學人操三寸不律。洋洋浮浮。批判先覺。肆手影撰。述沿瞽襲言言。皆郢書燕說也。引繩批根。事事皆斧聲燭影也。自恃爲王法天理所不及。亦思以後人而斷論古人。古人不能辭以天而論論史之人。斷斷史之人。斯人亦安所避王法嚴天理更嚴。韓先生一生不承當。彼自有說。論史者尙慎旃哉。有竺翁之論斷。可以恃國。是可以正人心。可以

譽千秋而權萬古是編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康熙三年上巳後三日江南過客王仕雲撰

笠翁別集卷之九目次

五帝紀

論華封人三祝

商紀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卞隨務光

論堯之試舜禹宗之任傳說同一命相而有詳略
之不同

論微子先抱祭器歸周

周紀

論晉文公賞從亡者不及介子推

論衛懿公使霍乘軒

論魏絳規晉侯安樂思終

論吳季札讓國

論子產言寬猛之政

論程嬰立孤而死

論伍員覆楚申包胥復楚

論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

論吳起殺妻求將

論商鞅徙木立信

論藺相如屈于廉頗

論王孫賈趙括陳嬰王陵四母之賢

秦紀

論縮高及安陵君信陵君之事

論綱目書張良與荊軻聶政之事一褒一貶

西漢紀

論高帝拜季布斬丁公

論韓信賜漂母官少年

論項羽不渡烏江

論漢定元功而張良陳平不與

論漢高之興綱目特筆有四

論漢高祖爲義帝發喪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之同
異

論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
策

論韓信兵法

論班彪稱高帝寬明仁恕知人善任

論周勃左袒之問

論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

論袁盎却坐

論賈山至言

論文帝勞軍細柳

論李廣程不識之將兵

論汲黯不拜大將軍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宣帝以蕭望之爲平

原太守

論東方朔諫武帝置酒宣室

論周勃霍光優劣

論李廣數奇

論宣帝置廷尉平而鄭昌勸定律令

論龔遂治渤海

論汲長孺矯制開倉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

論漢宣賞保護之功孝文修代來之功

論張安世辭祿

論二疏請老

論二疏不以財累子孫

論京房考功課吏

論漢詔劉秀典領五經所奏七略九流之義

東漢紀

論漢列二十八將獨以鄧禹居首

論漢圖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論漢高入咸陽除秦苛法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
論高帝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光武未平天下遽

正尊位

論賈寇擬廉藺

論董宣執法史氏列之酷吏傳

論馬援遺書誡兄子

論丁鴻劉愷鄧彪三人之讓

論黃憲比顏子

論左雄限年之法

論漢立五經于太學門外

論管寧華歆優劣

論茅容孟敏優劣

論曹操自陳功伐及讓還三縣

論劉備之取劉璋

笠翁別集卷之九

湖上李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將芳漱六
全訂

五帝紀

論華封人三祝

華封人

官名

祝帝堯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

多男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

分。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

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何辱之有。

黃石公評三多惟黃帝足以當之。加以伊耆謂以祝為諫。固從見也。○從來立說新舊。論古無不新。然皆極其大。正此不脛疾走之書也。書其首篇用以為券。

笠翁曰。古之善頌善禱者。皆于祝頌之中。寓規諷之意。如張老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之類是也。獨華封人以富壽多男為祝。無乃近諛而類今人齒頰乎。曰不然。彼蓋先具規諷之意于中。而故設諛詞以發其間端者也。故因帝堯謙讓致辭。旋以授職分財。與物皆昌之論進。殆所稱譎諫者非邪。然匪帝堯善察。則將直受而弗辭矣。雖有藥石之論。亦將何自而入哉。此所以為上古之君臣也。

商紀

南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卞隨務光。

堯欲傳位許由。由曰：「汚吾耳。」亟仕潁水洗之。會巢父飲牛其下。亟牽去。曰：「母汚吾牛口。」卞隨務光成湯時二人名。

余澹心評大抵皆莊生寓言。卽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也。」亦疑辭也。笠翁快手。代以前怪奇渺茫之

笠翁曰：天下重器也。讓天下大事也。從古及今幾千萬年求其能讓天下者惟堯舜二人而已。求其可受天下者惟舜禹二人而已。倘如外紀所載則當日之天下竟不值一文錢。逢人卽讓較小兒之視餅餌猶不若焉。則其讓天下于舜禹者亦偶然餽贈之常事耳。何果斷公明之足羨哉。甚矣載籍之不足憑而秦